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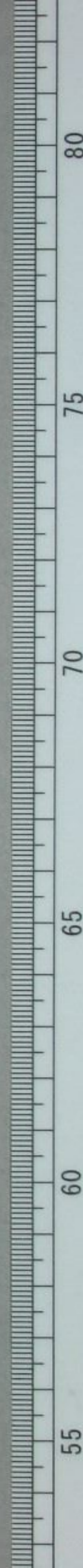
鄰交徵書

初篇

一

木

リ 5
38
1



欽定四庫全書

隣交徵書序

我邦巍立東方，亡論精華之所萃也。蓋我之通西土，創于漢盛于唐，縉紳縉流，或因使命，或受竺教，朝祕書，橘秀才，取澄空海，爲尤著矣。彼士大夫，贈之以詩文，如有獎焉者，切怪彼於我，動輒以夷稱，而自處以華。華道之所存，夷道之所不存，華夷之分在斯。春秋之法爲然，我

皇正統萬祀，奕葉休祥。

宸位弗動，天象弗變，穆穆之美，郁郁之盛，莫之與京。綱常昭明，德澤悠久，不唯日月之麗天，雨露之潤物已。

嗚呼洪化如此無爲無加而稱之夷可乎北狄之陋以天之所建自誇固爲不遜東方之盛以日之所出自標誼固宜然劉氏承嬴李氏接隋法章非不嚴禮文非不備土地非不廣大城郭非不堅固然而蠅聲中變獨奴暴猾竟並不過數世而亡曹瞞朱溫如何哉六代五季亡論已朝日夕君君臣相賊倫理茲殄可勝道哉猶且皇張曰中華曰諸夏曰赤縣神州不自知牛哀化虎不亦強顏之甚乎楊堅之子之逆在彼所希父兄並弑骨肉盡殲蒸淫淫逆無所不至畜心禽情鳩毒所藏益其惡百倍桀紂猶且加我無禮

語我以日之所出自標曷疑焉道之所存華華其道也道之所不存夷夷其無道也非以地之大小也非以人之衆寡也非以服飾器械之美不美也係道之存與不存也明矣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孔子華夷而不華華也其欲居九夷夷華而不夷夷也嗚呼變革如彼喪亂无極而稱之華可乎我慶元日還

**皇**德愈昭百官愈乂衆黎愈綏而鴻生碩學以道爲任者愈興不亦文明之盛乎彼土人不之知豈我德之輝未延乎抑亦地勢邈絕不得不然而然乎古之緇

神聖之道存焉乎其史集稗說往往載我事謬傳臆斷固爲杜撰流譚浮說率屬孟浪譬之蠡測海管窺豹無知其全體伊子有慨于斯乎乃網羅和漢相與者漁獵風馬相及者彼此斯揭古今斯分凡事無巨細義無精粗若文若詩彙爲若干卷名曰隣交徵書或于史集或干稗說或需萃胄所秘或索古刹所藏隱帙輿編靡弗徧搜畢覽矣前輩松下氏著異稱日本

傳是爲蒿矢務則務矣未能無遺漏且紊亂襍舉編無倫次事不明晰伊子有惜于斯乎此舉也洵令我讀竒書見聞所未見所未聞豈不愉快哉若夫命世大儒議論堂堂以道爲己任而增光孔子章句爲陋與義是傳故能駕漢唐諸儒而上之我顧百歲之後彼必知我所前陳者而載諸其史筆之於其書令彼國人知精華萃東方伊子以爲如何也伊子名松字貞一號崑山博涉史傳最精國學爲人忼慨尚氣節所以有斯舉也

天保戊戌仲夏吉倫仁科幹撰



此處為書中內容，因字跡極其模糊，難以辨識。可見其為一長篇序文，討論國文叢書之編纂與出版。

凡例

- 一我邦與漢土相通交尚矣，當時彼文關我事者不為少，經數百年，或罹兵燹，或散失，今存者千百之十一而已，可知雖其存者，又經數百年，杳無事之可徵，故博求旁搜，錄之名曰隣交徵書，上梓壽之，爾後隨得輯錄。
- 一和漢書籍，或傳來之真書臨書，及搨本、石刻、碑銘、行狀等皆錄。
- 一歷代隨次第列之，但不序其前後。
- 一無善本可訂者，及蠹簡斷篇剝落，隱滅誤脫，不可讀者，不敢加改竄，仍舊闕如。

一前後題辭落款等，或大書或細書，有注者，或取或捨，今新加者，以圈分之，原無題，今新加者，又以圈分之。一書籍石刻等，必記其書名原本，真書記其所在。

（此處為書目或目錄，文字模糊，難以辨認）

隣交徵書初篇卷之一 詩文部

豐前 伊藤松貞一輯 男鶴校

隋

○國書

煬帝

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朕欽承寶命，臨御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發育之情，無隔遐邇，知皇介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內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脩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世一清等，稱宣往意，并送物如別。○蘇因高，妹

書紀、推古天皇十五年、小野臣妹子使于隋、鞍作福利為通事、明年妹子歸、其國遣世清奉書是也。

隣交徵書初篇卷之一 隋

○璽書 二章

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

解季秋薄冷尊一有何如想清念此即如常今遣大禮蘇因

高大禮乎那利等往謹白不具○乎那利古十七雄成也按

雄成等復賈璽書送世清還國是也篇中載我文者必注書今特揭書者以嚴天章也日本書紀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十五年妹

松謹按也如魏晉宋齊梁及明史等所載皆藩臣私書物風土之所為非天朝所遣也嚴存

欺誕而已恭拜讀之天朝所遣也嚴存

之美事萬世之龜鑑也見彼之書往往驕慢不遜自張國體睥睨隣邦是彼之常態不足為異也此事當時既

有廷議詳於史冊今不復贅焉

唐

○國書 ○張九齡所草也

玄宗

勅日本國王主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滄溟

往來未常為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真人廣成等入

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惡風諸船飄

蕩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即真人廣成尋已發歸計當至國

一船飄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艱虞備至性命僅存名代未

發之間又得廣州表奏朝臣廣成等飄至林邑國既在異

國言語不通並被劫掠或殺或賣言念災患所不忍聞然

則林邑諸國比常朝貢朕已勅安南都護令宣勅告示見

在者令其送來待至之日當存撫發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疚懷或已達彼本一番有來人可具奏此等災變良不可測

卿聞此當用驚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中冬甚寒卿及

百姓並平安好今朝臣名代還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丹墀真人廣成多治比廣成也朝臣名代中臣名代也朝臣廣成平群廣成也按續日本紀天平四年多治比廣成爲遣唐大使名代爲副使同五年發遣同七年歸朝名代明年歸朝平群廣成隔五年歸朝初還時四船同發遭

颶風彼此相失廣成之船漂崑崙國遭賊或被劫殺或瘴

死廣成等四人僅免死復入唐至是歸朝云曲江集

○位記 憲宗

日本國判官正五品上兼行鎮西府大監高階真人遠成

右可大中大夫試太子中允餘如元勅日本國使判官正

五品上兼行鎮西府大監高階真人遠成等奉其君長之

命赴我會同之禮越溟波而萬里獻方物於三檢所宜褒

獎並錫班榮可依前件元和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延曆未遠成使于唐大同元年與僧空

海等歸朝按史唐使來聘時天朝授位賜物是禮也本文下有連署牒今畧之朝野群載

○印記

陸淳

寂澄開裂形雖異域性實同源特稟生知觸類懸解遠求

天台妙旨又遇龍象遽公揔萬行於一心了殊途於三觀

親兼秘密理絕名言猶慮他方學徒不能信受所請當州

印記安可不任爲憑大唐貞元廿一年二月廿日朝議大夫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



柱國陸淳給○宋高僧傳佛祖統紀等之道遠傳載此文頗有異同臨本

○同

鄭審則

孔夫子云吾聞西方有聖人焉其教以清淨無為為本不染不着為妙其化人也具足功德乃為圓明寂澄開裂性稟生知之才來自禮義之國萬里求法視險若夷不憚艱勞神力保護南登天台之嶺西泛鏡湖之水窮智者之法門探灌頂之神祕可謂法門龍象青蓮出池將此大乘往傳本國求茲印信執以為憑昨者陸台州已與題記故具所觀爰申直筆大唐貞元廿一年五月十五日朝議郎使持節明州諸軍事守明州刺史上柱國祭

陽鄭審則書○真書橫川松禪院藏

○付法文

傳教大師

道邃

比丘僧道邃誓首頂禮天台大師竊以法王出世一音演說機感不同所聞蓋異故權實之義接於諸部大小之文森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曰雖示種種道其實為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眾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得同詣秘藏此經所由作之所以雖洎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宗殊塗不若只是得一心三觀而取證如反掌而一言一心三觀者本體不生能離因果常住不滅遍一切處當知天真獨朗之一言本來所具之三諦也三即一相亦非一又曰非異一相一切相相即

不相即不相即非相非無相故此謂一言唯佛與佛知一切法教本一切法義中一切戲論息也雖名一心不通義理雖稱三觀不及毀讚是以經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又曰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說一心三觀只在斯一言而已於是古德相傳曰昔智者大師隋開皇十七年仲冬二十四日平旦告諸弟子曰吾滅後三百餘歲生於東國興隆佛法若有感應先呈瑞靈則一法鑰投空倏忽而入空舉眾雖慕瞻終不知所屆云云而今聖語有徵矣遇最澄三藏不是如來使豈有堪難辛然則開宗示奧以法傳心化隔滄海相見杳然共持佛慧同

會龍華大唐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二月朔癸丑十五日丁卯天台沙門道邃付日本國最澄三藏○最澄謚傳教大師延曆寺開祖延曆中入唐受法道遠行滿順鏡等天台霞標

開成四年正月廿二日得日本國傳燈大法師圓行

將實慧和尚等八人○實慧真如真泰果隣書問圓

鏡等十人謹還狀曰并別幅圓鏡等

開函見書信增頂符雖鄉居海外人近日宮知音之道不遺重教之誠彌切今我開成皇帝化周四極八表來朝聖德巍巍皇道蕩蕩左衛功德使驃騎為股肱之濟濟實文武之蔚蔚粵在鴻濱渤海巨浪之東是金烏玄象始明之地乃陽德之出處也國號日本即曦和之直上翔于天乃

輝赫之域也。國君命宰臣使朝宗我大唐。因知彼土大師  
八人等。並習胎藏大牟尼法宗。金剛界光明相會。學蘇悉  
地密嚴威儀。悉是故空海大師。去貞元中來此國。投之故  
內供奉灌頂教主慧果和尚處習學。至永貞初還本國。弘  
三部大法。為彼土大灌頂師。遂有門弟子八人。奉教流化。  
乃西望瞻我祖師之靈。遂奉冬夏法服口羅之珍。媿不遠  
乎數萬里來寄之也。并練絕廿匹。綿一百屯。剃刀廿枚。并  
牋素等物。敬以捧投之。皆列之故大師影前。十一人等。垂  
啼寫塔拜首墳前。感異鄉之重教。媿殊國懇誠也。今相國  
使還。傳燈師歸國。當之今月。春風習習。鶯吟新聲。凉水涓

涓永開舊沼。去去君意。遙遙我心。謹附書於東國傳燈大  
德阿闍梨等。首春尚寒。伏惟動止康裕。圓鏡等與此國諸  
大德等。並蒙國恩。悉安法儀。伏謝遠遺珍奇物及方物。頂  
荷之誠。翰簡難喻。此地亦奉酬之信。備如別紙。并經法道  
具等。俯望幸賜。檢到雲路阻遠。滄波淼然。望東日以瞻之。  
申西天之同志。既法無異源。亦期之於華藏。謹附狀不宣。  
謹狀。開成四年正月廿日。大唐青龍寺內供奉三教講論  
大德沙門圓鏡傳教內供奉持念大德沙門令則。同義真  
門久正傳教內供奉持念大德沙門令則。同常明。同義真  
同法閏。同義丹。同常堅。同義圓。同文貴。同契宗。狀。日本國  
律大德傳燈大法師實  
慧阿闍梨等座前。謹空。  
青龍寺東塔院傳法灌頂承襲弟子義真等十人。上信物

道具經法等五鉢鈴一三鉢杵一獨鉢杵一已上三事故  
大德慧果先師受持道具充空海阿闍梨影前供養金剛  
頂經真言教法共五十卷羯磨杵一金剛輪一獨鉢杵一  
三鉢杵一白穀子二匹黃屑異紋綾一匹褐結紗一匹雜  
綾四匹兔褐綺一匹白熟滑州紗一匹黃綾袼肚二紫綾  
袼肚二黃綾香畫禪子一紫羅履一白疊手巾一右件物  
伏望不責輕歎遠國之信也其物并請實慧阿闍梨與圓  
行阿闍梨等九人同受用分散謹狀上開成四年閏正月  
三日傳法阿闍梨  
義真等○空海謚弘法大師高野金剛峯寺開祖延曆中  
遊唐受法慧果義和五年圓行持實慧等書及贈物入唐  
達青龍寺居二年將其復  
書至云弘法大師正傳

○國清寺止觀堂記

沈懽 鄉貢進士

嚮者我大中七年九月十日有日本國大德僧法號圓珍  
俗姓殷自扶桑而來抵于巨唐福建旋適五臺復止天台  
國清傳西域金人之教我師幼能拔俗剃度出家以慧鏡  
內明戒珠外朗作昏夜之燭為苦海之舟誓願維持三乘  
妙理以彼方尚闕此土可求俄拂麻衣飛玉錫至遊歷此  
寺數換星霜陟華頂之峯禮大師之迹此地自會昌廢圮  
之後大中息旨重興佛殿初營僧房未置白衣居士經行  
而曉泊浮雲青眼沙門座定而夜棲磐石師乃瞑心起念  
言發響從爰得郢人伐幽林之榿栢丁丁之響朝發南山

落落之林暮盈北塢妙運斤斧長短得規巧引繩墨曲直  
 成準功不逾月其如化城翬飛而彩曜菴園勝槩而尤揚  
 驚嶺以十年九月七日建成矣法師即住持此院苦節修  
 行以無為心得無得法遂挈瓶錫告別東歸即十二年六  
 月八日矣有趙郡李處芳名達爰來告愚與師有舊東望  
 雲外空增浩然仰梵宇之寬斯其功莫大乃命予實錄其  
 事唯慙不文感通二年五月十日記。○圓珍謚智證大師  
 三井園城寺開祖傳教弟子仁壽中遊唐本  
朝高僧傳云貞元中最澄寂一院於國清寺會昌之後漸  
 毀圓珍捨財建止觀院以補其師之志令清觀主之衆稱  
 其有後智證大師傳

宋

日本國丞相藤原公捨經之記

了惠 西巖

非教無以求佛語非禪無以悟佛心囿於名相蔽於玄關  
 未見其得也必曰頓悟自心明見自性拔永劫之疑蹈大  
 方之表則知教非佛語也禪非佛心也吾心之常分耳得  
 不為出塵大丈夫之能事哉雖然佛距中華雪嶺沙漠之  
 外跨闊逾十萬里禪教所化之國所備之機莫不係於時  
 韜光鶴樹千有餘載而大教東漸更五百年而正宗荐至  
 使不以教乘誘熟之而正宗驟至則青天霹靂得不駭怪  
 於當時梁迄宋興閱歲既久道傳器受不易絲毫派列五

宗之後、修翕修張、濟北一燈、實爲震耀、正續崛起而振之、是爲十六世、光明雋偉、奔走海內、學者指雙徑爲道之所、在而追趨之、猶夕陽之澣、道人圓爾、來自日本、一語投機、擢置近侍、坐閱再暮、挾正續之道而歸、大坐故山、一香供凌霄、示不忘本、竊謂日域名相之學、與宋相將、而正宗之傳、則兆於覺阿、向金牛、作舞處、勘破瞎堂、國人歆艷、蔚爲之宗、逮今、爾公益佐興之、與有力也、將見一燈傳無盡燈、燁然不夜、先以謂係乎時者、厥有旨哉、公重爲先攝政、藤原道家見知、特加師禮、而道家之子、尤丞相實經、稟父之志、崇篤教門、欲報先妣、准三后大夫人之德也、相與聚族、

而謀之、課其兒女、昆弟親書法華等經四部、總三十二卷、貯以層匣、貫以霞縞、縷金鈿螺、極窺天巧、尊經也、哀昇濟之具、報罔極之恩、率本於孝、噫、不事外慕、而手書佛經、可謂知所向矣、圓爾重惟先師之恩德、一毫亡報、陳請是經、歸鎮徑山、正續先師圓照塔院、如經所謂、是中已有如來、全身舍利者、豈細故哉、丞相欣然諾之、其亦喜法寶之有所歸、而聖善之有所託矣、爾公與余敦同稟之義、屬了惠、被旨此山也、拳拳致書、附以四十二臂旃檀大土、重以斯經、爲託囑爲之記、將以紀實行、遠嘗試爲爾言曰、先師握單傳直指之柄、掃文字語言之學、今公以是報之、余又從

而為記得不厚辱於師門貽咻於衆楚若曰碑單傳直指者此經也破文字語言者此經也則強為爾記之大宋寶祐三年

三月望慶元府太白名山天童景德禪寺住持嗣祖比丘了惠記四明陳洪刊真碑搨本東福寺藏

太白名山千佛閣記

樓鑰大防

淳熙五年孝宗皇帝親灑宸翰大書太白名山以賜天童山景德禪寺寺之門甚雄敬刻雲章尊閣其上又於方丈專建一閣以藏真蹟實為禪林盛事前所未有也初西晉永康中沙門義興卓菴此山有童子手給薪水後既有衆遂辭去曰吾太白一辰上帝以師篤於道行遣侍左右因忽不見自是始有太白天童之名山在郡東南六十里許

太白一峯高壓千嶺雄尊深秀為一郡之望紹興初宏智禪師正覺欲撤其寺而新之謀於衆有蜀僧以陰陽家言自獻曰此寺所以未大顯者山川宏大而棟宇未稱師能極土木之工為層樓傑閣以倍徙於今則淑靈之氣始得發越而此山之名且將震耀於時矣覺深然之乃拓舊址謀興作內外鼎新以次就成智匠高妙務極崇侈門為高閣延袤兩廡鑄千佛列其上前為二大池中立七塔交映澄澈遊是山者初入萬松關則青松夾道凡二十里雲棟雪脊層見林表而倒影池中未入寶樓閣已非人間世矣中建盧舍那閣尤為壯麗住山三十年其為久遠之計皆

絕人遠甚。後有慈航了樸，一坐亦二十年。起超諸有閣於盧舍那閣之前，複道聯屬。至今巋然相望。又大築海塗，增益歲入。由是天童不特爲四明甲刹，東南數千里，亦皆推爲第一。遊觀者必至，至則忘歸。歸而詫於人，聲聞四方。江湖衲子，以不至爲歎。皇子魏惠憲王出鎮，一見慈航，懽若平生。暇日來游，顧瞻山林，登玲瓏，坐宿鷺，或累日不忍去。因圖以進於上，會誓郡王太師史文惠公，又從容奏請，遂有四大字之賜。瑰竒絕特之觀，無以加矣。十六年，虛菴懷敞自天台萬年來，主是刹，百廢具舉，追跡二老，而千佛之閣，歲久寢圯，且將弗支。猶以前人規模爲未足以稱上賜。

欲從而振起，更出舊閣及前二閣之上，僉以爲難。師之志不同也。先是日本國僧千光法師，滎西者，憤發願心，欲往西域求教外別傳之宗。若有告以天台萬年爲可依者，航海而來，以師爲歸。及遷天童，西亦隨至。居歲餘，聞師有改作之意，請曰：「思報攝受之恩，糜軀所不憚。况下此者乎？吾忝國主，近屬他日歸國，當致良材以爲助。」師曰：「唯未幾遂歸。」越二年，果致百圍之木，凡若干，挾大舶泛鯨波而至焉。千夫咸集，浮江蔽河，輦致山中。師笑曰：「吾事濟矣。」於是鳩工度材，雲委山積，列楹四十多。日本所致，餘則取於境內之山。始建於紹熙四年季秋之甲申，才三載告畢，費緡錢。



二萬有奇是歲海莊倍稔贏穀三千斛如有相之者不求於人見者樂施以迄於成凡為閣七間高為三層棟橫十有四丈其高十有二丈深八十四尺衆楹俱三十有五尺外開三門上為藻井井而上十有四尺為虎座大木交貫堅緻壯密牢不可拔上層又高七尺舉千佛居之位置面勢無不曲當外檐三內檐四檐牙高啄直如引繩旅楹有閑畫飛跂翼周延四阿繚以欄楯內為綺疏表裏明豁自下仰望如見崑閔梵唄鐘磬半空振響徜徉登覽四山下瞰河漢星斗如在欄檻御書金榜巍乎中峙翊以翔龍護以絳綃高出雲霄之上真足以彈壓山川傳示千古善財

童子大壯嚴藏入見樓閣廣博無量則不可知若經行四方室屋巨麗殆未見其比也鑰奉祠東歸嘗往游焉驚歎傑特目眩神駭過於百聞敞請記其事老矣學落不能形容姑記大概以表吾鄉之勝海內好奇之士欲游而未遂者覽此則太白之景思過半矣虛菴道價素高禪子向方島夷亦聞其名而歸之加以願力深重才及恢恢巧匠瑰才成此勝事觀者無不欽歎或請飾之敞曰殫力竭材事濟登茲行且謝去若丹雘華飾尚有賴後之人云

慶元四年清明

日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奉化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樓鑰撰并畫山門知事僧道珂立石陳希李顯模刊。真碑揭本聖一賣歸物也舊藏東福寺天明中住持師孝因建仁住持東曉請贈之惜乎去歲

失于庫火天童寺志載此記頗有誤脫真碑榻本建仁寺藏

日本國千光法師祠堂記

虞樗

太白名山甲天下而千佛閣尤為第一後世欲過之其材無及焉蓋柱植繇日本國僧千光法師所致也詳見大參樓公閣記宜為畫像以祠師諱榮西備州人孝靈賀陽氏六十二世孫母夢明星感孕生年十一出家延曆寺薙髮染初學具舍婆娑論十三受大戒習天台教觀掩閣八年以為未至誓往西域求道二十八抗海達四明遊台山萬年寺禮石橋羅漢滄茶現花又見二青龍俄頃尊者現全身益堅素志遂居之會虛菴敞公移主天童因與偕行及

建閣即東還願有以助之越二載大木果至而閣成師之力也師自幼敏悟晚通唐朝內外典持律終身過午不食本國賜號僧正廣修佛事茲不具書臨終預期兩手結印安坐而化壽七十五臘六十二後十年其徒明全復來山中捐楮券千緡寄諸庫轉息為七月五日忌設齋飯眾本孝也全生伊州蘇姓傳師之道教戒亦精入山三年示寂於了然齋火後得堅固子無數付道元藏歸故國併刻于祠大宋寶慶元年八月九日修職郎監臨安府都稅務虞樗記并書陳祥刊明全號了然齋建仁寺僧千光法嗣貞應中遊宋清住院寫本

○付法語千光師

懷敞虛菴

日本國千光院大法師西宿有靈骨頓捨世間深重恩愛  
從佛剃髮著僧伽梨洪持此法不遠萬里航海而入我炎  
宋探頭宗旨乾道戊子年遊天台見山川國土勝妙道場  
清淨殊特生大歡喜嘗施淨財供十方學般若菩薩已而  
至石橋拈香煎茶敬禮住世五百大阿羅漢尋復本國夢  
境恰恰二十季雖音問不相聞而山中老宿歷歷記其事  
今又懷舊遊復之宿緣不淺志慙操茲深不可不示法旨  
夫昔釋迦老人將欲圓寂時以涅槃妙心正法眼藏付屬  
摩訶迦葉乃至嫡嫡相承至於予今以此法付屬汝汝當  
護持佩其祖印歸國布化末世開示衆生以繼正法之命

又授汝袈裟大師昔傳衣為法信而表本來無物然至六  
祖衣止不傳云云其風雖絕今為外國法信授汝僧伽梨  
而已又授菩薩戒拄杖應器衲子道具不留一付屬畢聞  
傳法偈云云榮西字明菴一字葉上謚千光國師建仁寺開祖仁安文治之間再入宋嗣法虛菴本  
文本朝高僧傳塔銘等大同小異興禪護國論

○付法語聖一國師 師範無準

道無南北弘此在人果能弘道則一切處摠是受用處不  
動本際而歷遍南方不涉別求而普參知識如是則非特  
此國彼國不隔絲毫至於及盡無邊香水海那邊更那邊  
猶指諸掌耳此吾心之常分非假於它術如此信得及見

得徹則逾海越漠陟嶺登山初不惡矣圓爾上人做善財

遊歷百城參尋知識決明已躬大事其志不淺炷香求語

故書此以示之丁酉歲十月往大宋徑山無準老僧書。圓爾名辨圓謚聖一國師東福寺開祖嘉

積中入宋嗣法無準真書東福寺藏

○俊苻畫像贊

瑞律師

誓首天人大導師家住海東太宰府秋中片月為肺肝雪

後諸峯作眉宇來枕一萬里慈航歸降七十州法雨斯何

人也斯何人日本傳律第一祖○俊苻字我禪號不可棄泉涌寺僧建久中入宋嗣

法北峯修法有驗土庶崇尊瑞畫像繫贊納菩提律院祖堂云元亨釋書

○成尋畫像贊

智普

稟粹日天為釋之賢分燈智者接踵奮然觀國之光蒙帝

之澤聿邁良工遠傳高格慈相克肖乾城妄觀滄浪萬里

秋空一蟾遐寄歸舸眾仰無厭譯經證義文慧大師智普述熙寧六年癸丑孟夏初

吉日記。成尋號善慧大師大雲寺僧延久中遊宋神宗召見賜紫衣禱雨有驗神宗寵待不許歸卒於彼土虎關

云遊大雲寺觀成尋像容質渾厚實有德之儀也元亨釋書

○應真贊

三首并引

居簡北磻

鳳鳴寺十八應真乃日本國所製密印僧典於沈氏沈

施於鳳鳴

傳的的之宗自舉冰壺春未回而痕垢無些玉林月已上

而清光有許湛存此箇宗乘肯壞人家男女黃梅之鉢笑

夜偷少室之衣疑浪與方徹地區圓該天宇神發幽而空  
谷應呼聲出礙而霜鐘忽杵

面目古怪氣宇深清澗月夜白松雪寒明舜岩之身兮誰  
前誰後首蘿之眼兮不縱不橫相隨來也流水浮萍

全心之相全相之心寫成這个聊應而今天蒼蒼兮白鳥  
沒水深深兮紅鱗沈日鈎雲餌玉線金針一般料理兮妙

出威音。貞和集

○日本國贊

文博峨嵋山居士

孰分彼土此土相去纔咫尺爾鱗鱗六十六州渺渺三千  
餘里金剛無盡藏山寶相多莊嚴地四諦凝凝流通三尊

幽幽安置等閑舉目便見何待足行而至。

○興禪護國論

日本國覺阿上人

正受

覺阿上人日本國滕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

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

金慶航海而來歲餘始至乾道辛卯夏也袖香拜靈隱佛海禪師

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

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真

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

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禮

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

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云、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卽命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游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叙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荃、諸方參遍、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大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葛然踏著故田地、倒裏、僕頭、孤路、行、求真、滅妄、元非、妙、卽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錘、當、陽、拋、下、破、木、杓、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論、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哩、海稱善、書偈贈其行、阿少親文墨、善諸國書、至此未數載、徑躋祖域、其於華語能自通、淳熙乙未、與其國僧統、遣僧訊海、副以水晶降魔杵、及數珠二臂、綵扇二十事、貯以

寶函、壬寅夏、王請住持其國叡山寺、復遣僧通嗣書、時海已入寂矣、我邦禪法自阿以還、稍盛、而阿之、汎、無、嗣、者、可、惜、也、嘉、泰、普、燈、錄、

韓志和

李昉

穆宗朝、有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鴉鵲之狀、飲啄悲鳴、與真無異、以關挾置於腹內、發之則凌空奮翼、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猫兒、以捕雀鼠、飛龍使異其機巧、奏之上、覩而悅之、志和更雕蹈牀、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角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恐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稱臣、愚

昧而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以娛陛下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何伎、試為我出、志和於懷中、將出一桐木合方數寸、其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為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於指上、獵蠅於數步之內、如鷓擒雀、罕有不獲者、上喜其伎小有可觀、即賜以雜彩銀器、而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松下見林曰、志和蓋飛驒工之流矣、余謂飛驒工之巧技、膾炙人口者、頗奇、然未聞斯怪異、太平廣記

元

○國書

世祖

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及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

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大日本史外國傳云：文永五年，高麗使其臣潘阜持蒙古及其國書至，不報。放還共使是也。

○同

全

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為一家，王國實為隣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為疆場之吏，抑而不通，所獲二人，救有司慰撫，俾賚牒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一無皆不可知，四字有耶字。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為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

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隣，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為也？王其審圖之。○史云：文永八年，蒙古使趙良弼來至于太宰府，是也。元史

○書闕所寄名

趙良弼

大蒙古國皇帝差來國信使趙良弼，欽奉皇帝聖旨，奉使日本國請和，於九月十九日到太宰府，有守護所小貳殿阻隔，不令到京，又十餘遍堅執索要國書，欲差人持上國王并大將軍處去。良弼本欲付與，緣皇帝聖訓直至見國王并大將軍時，親手分付，若與了別人收受，即當斬汝所



以不分付、守護所小貳殿、先以將去國書副本、並無一字

差別、如有一字冒書、本身萬斷死於此地、不歸鄉國、良弼

所賣御寶書、直候見國王并大將軍、親自分付、若使人強

取、即當自刎於此地、伏乞照鑒、至元八年九月廿五日、陝西四州宜撫使小中大夫

秘書監國信使趙良弼。小貳殿、統後守資能也、祝髮號

覺惠、此書寺僧傳云、所贈聖一也、今以語勢推之、良弼於

太宰府、應接之筆語也、大應錄、有和良弼韻詩、因意當時

大應聖一輩、充應對之任、予亦不可知、真書東福寺藏

○上世祖書

劉宣

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

唆都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聞、湖廣江西、供給

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群盜並起、軍兵遠涉江海、

瘴毒之地、死傷過半、即日連兵未解、且交趾與我接境、叢

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報功、唆都為賊所殺、自遺

羞辱、况日本海洋萬里、疆土闊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

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

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

麗、三次大舉、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

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

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尚不能克、况日本僻

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元史

為一山寧公贊 趙孟頫

截彼南山一仰之極高嶽之寧中流砥石補陀孤絕東海

茫茫紫雲垂錫承天子之寵光巨浪浮杯顯使星之皇皇

聲聞華夷名振扶桑泰山之重東流之長○按雪村行道記子昂見村書

歎賞遺以一大麝煤則其為舊識可知因意此贊辭為其師一山求之也寫本雪村行道記

辟支佛牙贊 并引

梵碕 楚石

日本成藏主入吳逢一童子施辟支佛牙得而寶之請

贊贊曰

有一衆生出無佛世曾從往劫受獨覺記花開葉落心融

神會觀此因緣豁然超詣於三界中如鳥出籠雖不說法

但現神通手磨日月身卧虛空十有八變開豁羣蒙至涅

槃時吐三昧火自化形骸惟留骨鎖妙設利羅兩若干顆

累累如珠頭頭而墮維道人成得其大牙堅如金剛淨如

蓮花砧杵不碎玉雪無瑕再拜誓首寧小幸耶我作贊辭

仰其高躅冥薰法界淨洗心目神物訶護無忘付囑人能

敬信莫不生福。楚石錄

南遊東歸集跋

雲岫

名山勝境古今題詠者多詩勝境則境歸於詩境勝詩則

詩不入境詩與境合見詩即見境境與詩合見境即見詩

苟不然則詩境兩失日東百禪者作天童十詠句意不允

書此以實其美玲瓏巖主雲外雲岫跋八十一歲。圓首字別源號縱性建仁寺僧東明法嗣元應

隆文卷書不第 卷之一

中入元參諸老  
南遊東歸集

鐵菴集序

正印 月江

佛海之水自天地流入薩婆若中佛源沾其一滴而能起  
際天之濤瀾魚龍阿修羅飲其水者皆得充滿再傳而至  
鐵菴一味截斷衆流不肯隨波逐浪所謂智與師齊滅師  
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受謂余不信請觀此錄

前育王比丘正印為其徒  
禮智藏主題。鐵菴集

佛光禪師塔銘

揭傒斯

佛法入中國至宋末其盛於吳越之間簡公奮響於淨慈  
範公揚芽於徑山月公擢穎於靈隱聞公揭照於育王靈

鷲則愚公建其標大慈則觀公振其軌天童則一公抗其  
旌升其堂入其奧并包翕受融液暢朗則佛光禪師師會  
誓鄞人許伯濟之子也初母陳夢一僧抱嬰兒來遂有娠  
將產夜見白衣女子登其牀端妙殊麗不類常世人忽不  
見俄頃而產白光滿室及晬試以百玩唯笑取佛書一卷  
而已七歲入小學沉鷲寡言功兼諸生平居與姊妹坐必  
異席遇酒肉如見惡臭惟間入山寺聞禪誦聲即欣然慕  
之年十三遭父憂遂祝髮淨慈事簡禪師為弟子明年入  
徑山禮範公語輒不契居五年忽夜四更聞廊前板響乃  
大悟遂下靈隱見月公之育王謁聞公聞公移淨慈以記

隆文教書刀篇 卷之一 元 十二 學本堂藏

室召辭再上徑山還淨慈留知藏參愚公於靈鷲叩觀公於大慈一日見井上轆轤大發無碍機凡昔聞諸老言未契者皆脫然若固有不假磨礮自出光澤不待剗剗自入規矩於是師之道益隆德益尊四方傾企慕向者日益衆里人羅李勉治萍鄉辟主白雲居七年終母喪再還靈隱賈太傅悅其道請主台之真如又居七年歸之如水赴壑德祐初辟地鴈峯大兵忽臨白又交師頸師堅坐說法不顧衆斂兵作禮而去明年還天童依一公而宋亡明年夏五月日本有賢大夫曰平將軍者遣使來迎慨然赴之六月至日本平將軍而下傾國郊迎入王建長寺平將軍躬

執弟子禮越五年平將軍建寺曰圓覺復延師主之一據講席群鹿咸集因號其山曰瑞鹿之山正平十八年庭前桂橘忽夏枯師曰吾將逝矣九月三日手書別諸方至夕舉偈竟端坐而逝後三日葬其骨建長之後山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九後四十有一年其徒惠廣來遊袁之仰山道過余乞銘余聞西域諸國去中土至遐遠然車馬可計日而至而其人不知有孔氏者諸佛之所興也東南諸國邈在海中而皆言孔氏蓋去中土近人居巽離文明之方然尊信佛法與西域同特以海路不能限之耳佛光禪師起會誓其道甚尊顯平將軍得以坐致之者其地近又適其

隆文後書不篇 卷之一

時也。嗚呼佛光亦忠孝人哉。師諱祖元，字子元，又自號無學云。銘曰：邈矣前聖，萬化之宗。孔釋雖異，忠孝則同。有聞佛光，其德靡晦。火德既微，東入于海。孰知我元，參天配地。孔釋並隆，無遠不至。東望大海，混混茫茫。惟師之道，其大莫量。載瞻扶桑，杲杲出日。惟師之德，照曜四溢。師其往矣，國人具來。惟師之化，永世弗摧。  
應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揭傒斯撰并書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全岳柱篆額。平將軍北條時宗也。佛光錄。

明

○國書

太祖

上帝好生，而惡不仁。我中國自趙宋失馭，北夷據之。凡百有心，莫不興憤。辛卯以來，中原擾擾，爾時來寇山東，乘胡衰耳。朕本中國舊家，耻前王之辱，師旅掃蕩，垂二十年，遂膺正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害物命。故脩書特報，兼諭越海之繇。詔書到日，臣則奉表來庭，不則修兵自固，如必為寇。朕當命舟師揚航，捕絕島徒，直抵王都，生縛而歸，用代天道。以伐不仁，惟王圖之。  
日本傳：洪武二年三月，帝遣行人揚載，詔諭其國。且詰以入寇之故，是也。所謂倭寇，我邊海亡民之徒，固非將士。今

隆文後書不篇 卷之一 明 十日

閱明人書倭冠人物之黃皆  
狀貌鄙俚可以知也 閩書

○壽安鎮國山碑

成祖

朕惟麗天而長久者日月之光華麗地而長久者山川之  
流峙麗於兩間而永久者賢人君子之令名也朕皇考太  
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考高皇帝知周  
八極而納天地於範圍道貫三星而亘古今之統紀恩施  
一視而溥民物之享喜日月星辰無逆其行江河山岳無  
易其位賢人善俗萬國同風表表茲世固千萬年之嘉會  
也朕承鴻業享有福慶極所覆載咸造在近周爰咨詢深  
用嘉嘆邇者對馬壹岐諸小嶋有盜潛伏時時出寇掠爾

源道義能服朕命咸殄滅之屹為保障誓心朝廷海東之  
國未有賢於日本者也朕嘗誓古唐虞之世五長廸功渠  
搜即叙成周之隆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率遏亂畧光華簡  
冊傳誦至今以爾道義方之是大有光於前哲者也日本  
王之有源道義又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朕惟繼唐虞之治  
舉封山之典特命日本之鎮山號壽安鎮國之山賜以銘  
詩勒之貞石榮示於千萬世  
源道義足利義滿也壽安鎮國碑成祖所封阿蘇山也  
碑無所聞殊域周咨錄

送右闡教鷲峰禪師奉使日本頌序

居頂 圓菴

皇帝即位改元永樂之初天地清寧雨暘時若凡四方薄  
海內諸國莫不遣使朝賀貢獻水土之物於是皇上推恩  
柔遠一視同仁分遣使者賈詔往諭嘉荅其意載念日本  
邈乎鯨濤數萬里外而其國雅尚佛乘是宜參用名德沙  
門密贊聖化乃選僧錄司右闡教兼天界禪寺住持臣某  
偕朝之近臣等往使彼國導揚德意禪師嘗受知太祖皇  
帝被選入朝為僧錄掌教又蒙宸翰褒美兼領天界住持  
天界實天下首刹也自禪師居之中外信嚮龍象駢集動  
盈數千指自非道契佛祖行服幽顯者曷能臻此哉及是  
命宗門莫不以朝廷出使得人為賀僚寮諸友咸為詩頌

以贈而屬某序諸首簡惟日本距中國雖甚遠然自漢唐  
以來遣使朝貢恒不絕其國素尊佛教知慕中國宗傳之  
盛前代遣僧涉海來遊學焉今皇上誕膺天命寵綏四海  
聲教所被靡不誓首臣順而爭先賓貢者宜矣禪師持節  
以往竊意天威所加海若山君効職驅使而祥風送颿神  
物迎棹雖數萬里跬步也滔天鉅浸平陸也何足計慮哉  
而禪師德望之重師法之尊宗傳之懿才辨之贍皆足以  
化服彼方遠人遠人見之吾知胥為悅從矣而師也震之  
以法雷潤之以法雨襲之以慈風煦之以慧日將俾窒者  
通晦者明咸獲充其所願焉一時拜伏西向稱謝吾君吾

佛之大賜矣。然則禪師是行也，其於朝命榮幸何若哉？其

於宗教增重何若哉？余因作序，姑言其槩。至若弘化偉績，

尚俟他日還朝，執筆繼書焉。○按明史日本傳永樂元年遣左通政趙居任行人張

洪、偕僧道成往五燈會元續畧續誓古畧等書云道成出使日本及歸有恩賜

送松岩住上人侍師奉使日本國序

全

凡為吾徒者，貴有明道。然明道必資于師，師也者，教誥之本也。苟得其師，則階之以脫去塵累，成就慧身，而永謝生死輪轉，逍遙于三界之表，厥恩大矣。然則師恩如是，而以事親者事之，豈忝乎哉？故昔之高僧曰智藏曰常超，皆能

謹奉其師，載于方冊，不可湮沒者，此也。金陵松岩住上人，師事右闡教天界雪軒翁有年矣，致力幹蠱，刻志問學，兢兢業業，維日不足也。永樂元年秋，雪軒翁應選往使日本，其國邊于扶桑，出日去吾華，夏絕遠，鯨濤際天，魚龍颶風之變不測，往者靡不目眩股栗。惟松岩出眾投誠，願充侍行之列，有司以聞，上許之，亦蒙錫賚，行有日，松岩詣余，徵言甚勤，至辭弗獲，乃曰：汝之師雪軒翁，福德深厚，素蘊專對之才，今茲膺命而行，胸次浩然，畧無留戀之意，是非忠乎國家者能如是乎？汝知師恩侔乎二親，故能奮志相從，心悅誠服，畧無畏難之色，是非孝乎師者能如是乎？惟忠



與孝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况聖人在上朝命之嚴乎然則  
溟渤雖廣一葦可航神物護持曾不幾何飄飄歸旆揚于  
龍江矣行矣松岩余日俟焉。 圓菴集

送繕上人序

道聯

上人冒繕者扶桑望族以材能為國主所知永樂元季其  
國貢方物來大明脩新天子賀禮繕預其行由是國中之  
僧與之遊者咸作詩以餞成一華軸惟缺序引及奉旨還  
國道過吳會踵門求予為之夫稠人中獨能感人攀戀之  
情眷眷形諸咏歌者必其胸中有以異於人者矣雖然予  
觀繕貌僧而服俗察其動靜又似僧也筆通其言乃普明

國師門人又禪者也不當以山川風物衣冠禮樂朝廷燕  
饗主賓揖讓世間之事可以變夷者告當以出世間法告  
之俾其脩煉精神不為物化循致其極可為佛也佛之道  
廣大無所不容隨類攝化不拘形相阿那羅王之惡婆須  
密女之媼皆善財所參知識獨不可以俗服通使命成兩  
國之歡乎况其國俗一受歸戒即剃落而稱沙彌繕雖為  
大僧而乃退就沙彌之列亦足見其謙德自持其他予不  
知也繕能因予之說以悟無說之旨則德山未跨船舷之  
棒束之高閣不謬為禪者矣繕其勉之 永樂二年甲申春  
住山道聯序。按明史日本傳永樂元年十月使者至上  
王源道義表及貢物使者即是也 真書平安崇蘭館藏

送日東正使了菴和尚歸國序 王守仁 伯安

世之惡奔競而厭煩拏者多遯而之釋焉為釋有道不曰清乎撓而不濁不曰潔乎狎而不染故必息慮以浣塵獨行以離偶斯為不詭於其道也苟不如是則雖皓其髮緇其衣梵其書亦逃租繇而已耳樂縱誕而已耳其於道如何耶今有日本正使堆雲桂悟字了菴者年踰上壽不倦為學領彼國王之命來貢珍於大明舟抵鄞江之滸寓館於驛予嘗過焉見其法容潔脩律行堅鞏坐一室左右經書鈔朱自陶皆楚楚可觀愛非清然乎與之辨空則出所謂預修諸殿院之文論教異同以竝吾聖人遂性閑情安

不譁以肆非淨然乎且來得名山水而遊賢士大夫而從靡曼之色不接于目淫哇之聲不入于耳而奇邪之行不作于身故其心日益清志日益淨偶不期離而自異塵不待浣而已絕矣茲有歸思吾國與之文字以交者若太宰公及諸縉紳輩皆文儒之擇也咸惜其去各為詩章以艷飭迨躅固非貸而濫者吾安得不序皇明正德八年歲在癸酉五月既望餘姚王守仁○桂悟謚佛日住南禪寺退居大慈院院在東福寺永正中為足利氏使入明按籌海圖編正德八年五月夷船三隻使僧桂悟貢方物是也真書伊勢正住氏藏

日本瑞龍山重建轉法輪藏禪寺記

宋濂 景濂

我佛如來其正法之流通者有三藏焉。一曰修多羅藏。二曰阿毘曇藏。三曰毘尼藏。惟此三藏。誦誦化導。使一切有情滅妄趨真。誠昏衢之日月。苦海之舟航也。琅函玉軸。多至五千四百四十八卷。衆生根鈍。莫能融貫。善慧大士。以方便力。造爲毘盧寶藏。函經其中。一運轉間。則與受持讀誦。等無有異。攝大千于機輪。所聚功德。不可思議。由是薄海內外。凡有伽藍者。必設置藏室焉。日本沙門文珪。介鄉友。令儀來告予曰。本國平安城北若干里。有禪寺曰轉法輪藏。舊名寶福。廢壞已久。無碑碣可徵。莫知其何時建立。正應元年。肯庵全公。從周防法眼藤道圓之請。嘗就遺址

而一新之。而僧本覺及梅林竹春巖玲。相繼來蒞法席。自時厥後。風雨震凌。又復摧塌弗支。白草荒烟。蕪蕪之跡。交道美。貞治三年。衆以文珪或可以起廢。力舉主之初寺。無正殿。唯有藏室一區。藏之八楹。皆刻蟠龍。作升降之勢。數著靈異。因祀之爲護伽藍神。至應安二年。文珪欲建殿于其前。忽神降于比丘曰。我神泉苑善如龍王也。伽藍神來云。大藏將傾。乃視之。漠如。而欲有事于殿功。是棄所急。而不知務也。宜亟易爲之。否則我足一搖。此地當爲湖。苟遵吾言。改奉王家神御。則國祚佛法皆悠長矣。言訖仆地。覺而詢之。絕無所識。知事聞于王。王大悅曰。余憶幼時乳

母時禱八龍之神事正相符，卽遣中納言藤元賜今額元之行，有雙白鷺飛翔前導，至寺而止，人異之。未幾王遜位，號太上天皇，給地若干畝，以廣寺基。文珪殫厥志慮，出衣盂之資，簡材陶甃，使其堅良，崇室上覆機輪，下承鉅木，中貫方格層列，經甃櫛比，繪像精嚴，神君鬼伯，翼衛後先，所謂楹上八龍者，塗以金泥，鱗爪焜耀，角鬣森張，陰飈肅然，似欲飛動，國人聚觀，無不慶愜。文珪復奉今王之命，請贖一大藏經，安置櫃中，規制整飭，視舊有加焉。經始于某年月日，訖功于某年月日，糜錢若干貫，米若干斛，役人若干功，太上旣棄羣臣，文珪別于寺東若干步，建盤龍院，以奉

神御如神之所言云，文珪迺受王命，出持使節，貢方物于上國，大明皇帝嘉其遠誠，寵賚優渥，文珪敢籍是有請于執事，願爲文持歸，勒諸堅砥，以示無極。予聞七佛尊經，實貯龍宮海藏，在昔龍樹尊者嘗入其中，覩華嚴經，上中下三本，因記下本，以歸西土，是則天龍，雖以戒緩在龍種中，而其向乘之急，得于華嚴會上，圍繞盧舍那佛，與聞大乘圓頓之教，終非他族可及。經藏所在，其能擁護，而顯靈異也宜哉。日本初無輪藏，有之其從茲寺始。文珪承國君之命，孜孜弗懈，以起廢爲已任，亦可謂流通大法者已。予旣爲記其事，且演說藏中真實了義，爲偈以繫之。文珪字廷

用、薦志禪觀、善繼大林育公之學者也。偈曰：世尊大慈  
父、憐憫諸有情、自從鹿野苑、直至跋提河、說無量妙法、普  
度于人天、根雖有利鈍、隨機獲饒益、弟子所結集、汗牛復  
充棟、善慧施善巧、收攝在轉輪、圓樞運動間、地軸相同旋、  
法王所說法、一一皆現前、譬如日月燈、能放大光明、無非  
真般若、不見有一法、似茲功德聚、盡在轉移內、一轉詰習  
空、淨如青琉璃、二轉加精進、直入智慧海、三轉到彼岸、安  
住涅槃城、以至千百轉、轉轉俱一同、循環若弗停、我輪未  
嘗動、此以何因緣、動靜無相故、瑞龍有精藍、重建毘盧藏、  
中函貝葉多、字如恒河沙、沙沙各具佛、不翅那由他、還以

隋文帝書經卷之十一  
世尊大慈

一佛攝攝盡無復餘、大包于無外、小則入無內、是謂神通  
藏、萬劫終不磨、非比有漏因、成壞每相仍、所以天龍衆、在  
在悉護持、有時著靈異、雷電儵變幻、守此清淨域、外道不  
敢干、我持如意輪、讚此大乘法、告爾諸佛子、晝夜須勤行、  
有悟片言間、全體卽呈露、不著前後際、廓然無聖凡、豈惟  
佛子等、龍神亦當聽、乘戒二俱急、共成無上道。  
○寺址未詳、宋文

憲公護法錄  
龍山大定菴記  
○菴在南禪寺、今已墟矣。  
來復見心

日本爲國、居大海之東、其俗崇佛敬僧、精舍伽藍、棋布城  
內、聲教之美、往往取法中夏、而其禪居皆遵百丈舊制云

華嚴經卷之十一  
明  
三十二  
學本堂藏

云其傳法之徒又嘗參叢中夏諸名宿藉為世家以着其宗系焉自其國王臣庶樂善好施者咸得執弟子禮而師尊之至施私第以創寺割腴田以飯僧悉如所願欲也龍山大定菴者乃南禪住山在菴禪師退休地南禪為海東首刹非有道者不得與其選在菴蚤為亞相大夫源公義滿所知特奉國命主其席而是菴之施寔源公勩以奉師修老焉閱基於應安甲寅春落成於是年冬某月某日也奉佛有殿安僧有堂門廡庖福完具無遺菴據獨秀峯之趾萬松擁翠合磻爭流蓋勝處也師之徒一光問法南來以事實謁余而請記夫如來世尊微妙法音大千普聞無

間幽顯若凡若聖咸所尊奉然以衆生從無始來迷已為物昏沈掉舉心識靡寧是故如來隨機演法開方便門以接嚴示其大定以般若明其大慧欲令末世諸修學人定無勝慧慧無勝定必使定慧均等不墮於偏然後為圓證之妙功也今在菴修於慧學而能以大定名菴蓋有見於斯矣然所以自利利他者寧不為無窮之慧乎余因一光之請弗獲辭姑以定慧之旨喻之俾來者燕處是菴益思所以自勉俾無徇乎名而遺其實也在菴學通內外訓徒有軌則嗣法東海源公溯源而上為東山九世云天授院寫本

日本國建長寺明禪師語錄序

宗泐 李潭

吾佛以教外別傳之旨付大迦葉廿八傳至菩提撻磨當  
梁武帝時徠中國以無上心印授可大師而中國始有禪  
宗自後派別支分彌布華夏唐宋之間號為極盛日本國  
遠在大海之東雖自唐以來若空海最澄齋然寂照之流  
徂徠中國傳教乘而已至宋南渡千光禪師榮西者徠參  
天童虛菴啟公得禪學以歸日本之有禪宗則自西公始  
而覺阿徠參靈隱瞎堂遠公妙悟心要亦言彼國未有禪  
學由是而言則西與阿蓋同時云厥後學禪自中國而歸  
者不可勝計至今彼國禪宗大盛凡叢林典禮一效中國  
之制茲讀建長寺圓通大應國師明公語錄信然公得徑

山虛堂愚公之道歸化其國四遷名利大敷玄旨學徒駢  
集而王公貴人入室問道者甚多蓋其履踐真實開示學  
者之語簡古嚴整無毫髮虛譌真一代宗師也善乎中國  
之於日本同在閻浮提之內同一天地同一日月雖有山  
海之限而人物性情與夫所得道德之懿其有不同者乎  
觀公之言行卓異如此古人所謂何地無才良有徵矣三  
復感歎乃叙其錄之首洪武八年蒼龍乙卯五月十有九  
日戊寅天界善世禪寺住持天台  
釋宗泐叙。○紹明字南浦正元  
中入宋嗣法虛堂大應錄

普明國師語錄序

姚廣孝

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

落却天魔膽、日本智覺普明國師、握吹毛劍、三住名藍、為一切人全生全殺、外道天魔奔走乞命、可謂出世之大丈夫也哉、其門人某芳通來中國、持師語錄、過余請題、遂焚香再四展玩、愛其斬釘截鐵語、不留礙、不能無擊節歎賞、而書以歸諸、永樂二年歲在甲申冬十月二十又六日、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兼提調僧錄司事姚廣孝書、

同跋

希顏

智覺普明國師春屋和尚三會語錄、其徒某芳通航海持示、拜而求跋、余懸燈而讀之、譬若轉圜石於千仞之坂、了無阻滯、亦猶春行大地、那有痕跡、吁誠所謂善說法要者也、觀者當具眼、切不可作文字會、永樂三年蒼龍集旃蒙作靈正月二十又五日、太白

名山天童禪寺卷叟希顏。春屋名妙葩、蓋普明國師相國二祖、夢憲法嗣、始源公義滿、創相國寺、延師為開山始祖、固辭讓夢憲、而為二世、其重師可貴也。普明錄

重題竹居清事後

張式之

右慧鳳禪師語錄一帙、其友蘭隱上人携至中華、求予印正者、如予既贊以一詩、不足以發禪師之蘊、故後言曰、觀師之文、蓋僧而達於治者也、使其早從吾道、得入官使之列、其弘詞輿論、豈不有裨於化理哉、惜乎具大辨才、而悉歸於空諦、有大智慧、而卒付之覺乘、實斯文之不幸也、然其望之理、即抱之氣、則不以地位而有間焉、鳳也能以其窮文之心、窮究其師之道、不矜己不傲物、不以智自滿、不



以學自高優柔以求之諷咏以得之則祖祖相羨之業燈  
燈相續之燄將不在子而在誰也文章云乎哉遂識如右

守黑又書。○慧鳳字翺之東福寺僧  
永享中遊明頗有才藻竹居清事

○葦牧齋跋

詹信仲和

清氏泉陽巨族多禮義好善之士如三宅名宗徹字通翁  
者是也性敏而好學歌賦之類乃其餘事尤敦友愛之道  
故取大雅行葦之意扁其齋曰葦牧其意以為路傍之葦  
勿使牛羊踐履斯得方苞方體而至於葉之泥泥顧夫不  
遠具爾者吾弟也不知篤厚之天倫由喪矣肆筵授几藹  
然兄弟之情見於燕享之時聞里閭中閱墻者深以為戒

聲譽傳於朝野今年見用使於大明時以道阻例免入朝

惟於吳越佳勝處厭飲耳目可助吟懷耳其在公館竹倚

蒲團以紹臨濟宗堂斷絕俗務迢遙自得眾以為有龐居

士之風八月訪余於客寓乞書葦牧齋三字欲持歸永為

省視余嘉其志穎出攸跋正德七年青龍在壬申八月十  
八日寧波詹仲和○三宅壹岐

守宗徹永正中為足利氏使入明按明史日本傳正  
德七年義澄使復來貢是也真書津藩三宅氏藏

跋萬里一歸人卷

丘濬

右五言律詩一首七言絕句二十一首乃日本國僧作以

送瓊之戎士蔡庸秉常者也詩以唐體字以晉書書以繭

紙卷以萬里一歸人為名蓋摘其詩中之句而是句則又

剽唐王右丞送人下第之詩之句也。嗚呼觀於是卷，可以知孝之一念無間華夷矣。蘇子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信斯言也。秉常於永樂中，隨由海將軍備倭海上，遇賊于萬全，我軍敗績，遂為所俘。同時被執者皆死刃下，獨秉常以母老辭得脫。間關海東，諸夷達日本，投其國僧惠奩為師，祝髮為浮屠。乘間言及母在，彼僧惻然憐之，白其主縱之得歸，乃率其徒賦詩以送之。如此云：予於是不獨見秉常之克孝，而因以知夫孝之在於人心，放諸四海而準也。夫倭虜至為不道，日本東夷之人也。一聞秉常母老之言，即惕然興夫惻隱之心，使秉常之母子復得相見，孰謂孝親

之心以華夷而間哉。後秉常果如其志，養繼母朱氏以終天年。今秉常亦已七袞矣，嘗以是卷見示，予每展誦，未嘗不三復嘆息。故書此於卷末，使博雅君子有取焉。未必不足以備太平御覽之一也。  
○惠奩字鄂隱，謚佛慧，天龍寺僧，絕海法嗣，至德中遊明。

麴祥傳

名闕

麴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被倭虜去，轉商日本。其王知為中國人，召見之，留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為士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主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

臣夙遭虜抱覺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上柔遠方隆不欲遲留之遣令還國許給驛暫詣金山乃惟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咸嘆異為再生未幾重違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啓以聖諭蕃王允之仍令入貢復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母子相失幾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初志難矣祥事母備其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衰經三年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學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獻徵錄

慈峯玄周居士像贊

并引

懷讓

慈峯居士者日本優婆塞也有膂力為其國之武士而嘗立諸戰功中歲向道授法於龍室和尚遂更為善人會今其子驚藏主携其像來求贊為題數語如左

熊蹲氣勢口冠丰姿人物乃扶桑俊秀冠裳肖華夏威儀膂力絕人嘗好爭撲之戲勇謀服衆能防侵負之危收聲名於武畧歛鋒鏑於無為露柱既參入一指高明禪域法華再聽斷三乘下劣根機在家出家念茲在茲以慈峯而為表誰非斯人攸宜也

福寓所。真書。平安天香閣藏

大明弘治丙辰夏五月之吉四明天童住山直菴懷讓書于金臺隆

題日本東曜禪師真像贊

大虛

阿呵呵強出頭成更若何靚面當機無回互清提明月影

婆娑噫不依本分平地風波大明成化一年歲次乙巳仲春下泮僧錄左街善世勅賜

隆國開山第一代住持大虛。東曜名利寅東福寺僧住擇勝菴菴今廢真書心源院藏

清瀧硯銘 并序

戴良 叔能

僧闡奉使日本得清瀧石硯求為銘銘曰

懿茲硯產東夷為有靈源知所歸嗟彼世人胡不思靈山九

集房

倭硯銘

方孝孺

產乎夷成乎維宣文謨佐惟幄矧伊人可不學。志齋集

清

刻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序

阮元

四庫全書新收日本入山井鼎所誤七經孟子考文并物觀補遺共二百卷元在京師僅見寫本及奉使浙江見揚州江氏隨月讀書樓所藏乃日本元板活紙印本攜至杭州校閱羣經頗多異同山井鼎所稱宋本往往與漢晉古籍及釋文別本岳珂諸本合所稱古本及足利本以校諸本竟為唐以前別行之本物茂卿序所稱唐以前王段吉備諸氏所齋來古博士之書誠非妄語故經文之存於今者唐開成石經陸元朗釋文孔冲遠正義三本為最古此

本經雖不全實可備唐本之遺即如周易文言傳可與幾也古本足利本幾上有言字與李鼎祚集解及孔疏合疏中共論二字正釋言字也尚書堯典敬授人時古本足利本作民時此唐以前未避諱之驗而洪範無偏無陂陂仍作頗亦在未經詔改以前召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曰下有教字教乃篆文教字之譌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介作途途為邇字古文所由誤為介字皆與傳疏所解相合此漢晉以來僅存古字也毛詩殷其雷古本足利本二章作莫敢或遑息三章作莫敢或遑處此承首章加息處二字為韻極合而淺人于二章刪或字三章刪敢字以成四言古

人之文不若是纖巧矣又椒聊且遠且古本皆作遠脩今案兩條固非兩脩亦誤蓋首章為脩次章為條脩條皆古韻也古毛傳離經單行首章傳曰脩長也次章傳曰言聲段若膺大令之遠聞也若兩章脩條無別毛不應次遠聞一訓于芻蕘二訓之後故脩之為長一訓已明條為條也義須再訓詩人就椒之在升在芻者言其香之遠聞非謂樹之枝條遠揚也前漢書禮樂志曰聲氣遠條此即漢人襲用詩次章語意周禮春官芻人後鄭注芻芬香條芻于上毛也即毛公訓遠條之意又案椒聊字鄭箋云一採之實意實承傳而述言之緣傳已專訓不必再為聊採也之訓矣爾雅云椒檝醜菜菜即採也又曰是爾雅此句專為唐風而釋毛鄭皆知而郭璞未詳陸璣

妄為語助之說然則斯義禮記檀弓宮中無相以為沽也  
 自魏晉以後皆昧之矣  
 古本足利本相下有君子二字乃成文司徒旅歸四布作  
 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案正義中屢言敬子猶是皇侃  
 熊安生舊語設經中無此則疏豈空言喪服小記齊衰惡  
 筭以終喪筭下有帶字乃與注疏合雜記其介在其東南  
 北面西上西于門古本疊西上二字案此古本西上西于  
 門五字乃鄭氏注文古本已誤為經淺人以文不類經復  
 刪疊字經注相淆久矣春秋經文公十五年齊人侵我西  
 鄙足利本齊上有秋字昭公元年公子比出奔晉公上有  
 楚字義並長左氏傳哀公十一年公孫務人孫作叔與檀

弓合務禹乃異同孫字直誤耳二十六年乃睦於子矣衛  
 師侵外州矣字下多杜注民睦二字傳文無衛字案此義  
 長蓋越師非衛師也論語異同多出皇侃義疏洵為六朝  
 真本孟子趙岐章指亦勝俗本邵武偽疏惟孝經多據偽  
 孔安國本為無足取偽孔序自稱逮從伏生論古文尚書而史記稱安國早卒計安國當生于文帝末年卒于武帝大初以前安能逮事伏生而尚書偽孔序又稱及見巫蠱作偽者進退兩無足據矣凡以上經文畧為舉證皆非唐石經以下所有誠古本也傳注釋文正義三者所校更為繁細助語多寡偏旁增減或不  
 足為重然精核可采者亦復不少至于書大誥肆哉爾庶  
 邦君古本足利本皆作肆告似亦可從然漢書翟方進傳

王莽擬大誥此節正作肆哉則作告乃形近之譌若斯之類宜審辨焉山井鼎等惟能詳記同異未敢決擇是非皆為才力所限然積勤三年成疾幾死有功聖經亦可嘉矣我國家文教振興遠邁千載七閣所儲書籍甲于漢唐海外軼書亦加甄錄此書其一也元督學兩浙偶于清暑之暇命工寫刊小板以便舟車即成卷帙諗于同志用校經疏可供采擇至于去非從是仍在吾徒耳日本序文凡例皆依文瀾閣寫本刊列卷首書中字句盡依元板有明知其譌者亦仍之別為訂譌數行于每卷之後示不誣也助元校字者為吳縣友人江鏐仁和廩生趙魏錢塘廩生陳

文杰嘉慶二年六月辛卯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文淵閣直閣事南書房行走提督浙江全省學政儀阮元序。足利本下野足利學校之藏本也。天長中小野篁創之。後寢廢。圮文明中僧快元復修之。多藏。儒釋古本云。

吾妻鏡跋

朱彝尊

吾妻鏡五十二卷亦名東鑑撰人姓氏未詳前有慶長十年序後有寬永三年國人林道春後序則鏤板之歲也篇中所載始安德天皇治承四年庚子訖龜山院天皇文永三年七月凡八十有七年歲月日陰晴必書餘記將軍執權次第及會射之節其文義鬱轡又點倭訓于旁繹之不易而國之大事反畧之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已外藩

惟高麗人著述往往流入中土若鄭麟趾高麗史申叔舟  
 海東諸國記以及東國通鑑史畧諸書多可改証日本職貢  
 不修故其君長授受次第自裔然所記外相傳頗有異同  
 臨淮侯李言恭撰日本考紀其國書土俗頗詳而國王世  
 傳未明晰合是編以勘海東諸國記則不若叔舟之得其  
 要矣康熙甲辰獲觀是書郭東高氏之誓古堂後四十三  
 年乃歸挿架惜第六第七二卷失去慶長十年者明萬曆  
 三十二年寬永三年者明天啓四年也吾妻鏡鎌倉氏  
 官署日記而瑣碎  
殺雜固非史典尋尊讀之以為不賢者所  
 記憾不得我邦典籍而讀焉

全唐詩逸跋

翁廣平

全唐詩逸三冊日本國河世寧所輯余得之海商船中以  
 贈鮑淥飲先生先生有知不足齋叢書之刻欲以此冊附  
 入焉未付梓而歸道山今其長君清溪能成父志屬余校  
 讐余惟日本去中華僅三十六更其得被國朝文命之敷  
 者久矣故其人皆耽著述就余所見如山井神鼎之七經  
 孟子考文其師物茂卿之補遺茂卿自著有辨名二卷論  
 語徵十卷林羅山有補羣書治要三卷天瀑山人有校刊  
 佚存叢書五集頗淵博而有考據其詩集則熊版邦與其  
 子熊版秀之南遊稹載錄戊亥遊囊西川瑚之蓬蒿詩集  
 皆有斐然可觀之處茲又得此三冊則日本之文學固非



海外他邦所可並也。夫全唐詩多至數萬篇，必平時盡熟於胸中，而後博覽羣書，方知某人某篇某句，為搜羅未盡者，乃摘錄而纂成之。此豈易事哉！然則河世寧之好學深思，從可知矣。余前撰吾妻鏡補一書，凡日本著述，多所采錄，是書亦會采入藝文志，且幸清溪之能成父志，使吾黨得見所未見之書，誠大快事也。遂識數語於其後。

道光三年癸未

立夏後十日，吳江翁廣平海琛氏跋。知不足齋叢書

隣交徵書初篇卷之一終

